

大師自三十六年，太虛大師逝世後，即為全國僧眾選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，從此大師不但是內蒙區域的教主，而且成為全國顯密僧尼的領導者了。大師在此領導中佛會的十年任內，雖因共匪禍國，未能將全國八十萬僧尼（中日事變前的統計）及廣大的信眾領上步入復興佛教的康莊大道；但在戡亂建國消滅共匪的國策之下，中佛會的同人及全國的僧尼與教徒們，始終是與政府相配合的，向着同一目標——誓滅共匪的願行中前進。這固然是全國僧尼及諸教徒的明智取捨，同時也不得不歸功大師的德行所感與領導有方啊！

大師是轉生不入輪迴的「活佛」，隨緣應化，常住人間，有緣則來，

無緣即去；圓寂二字在大師本身是不值置念的，不過，約我們現前緣慳福薄的僧尼來說，當此家國離亂的多事之秋，失去了一位內外推尊的長者，有如嬰兒喪母，實在是最苦惱的大不幸！更何況中佛會的諸大德們，尚不能和衷共濟與同舟相渡呢！言念及此，教人能不痛心！假使諸位大德，能因大師圓寂，為佛教前途作想，放棄一切成見，團結一致，重新推出一位年高戒長的長老，主持中佛會，其他的諸山大德，青年英俊，共相協助，有事共議，有話互言；使中佛會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和合僧團機構，共弘教務，同度群生。這樣，不但可以安慰大師「在天之靈」，而且整個佛教幸甚矣！

章嘉大師不可思議
舍利不可思議

功德亭

章嘉大師的圓寂，佛教界同人莫不同深哀悼，因爲今而後，再想如章嘉大師一樣，合乎作中國佛教領導者，可謂甚難其人。

章嘉大師，不僅是借邊疆領袖而爲政府所倚重，他有爲人所不可及的德學。我曾經說過：他的學問是礙於語文的不同而無由發揮；同時他也具有「人不知而不愠」的風度，慎於語言，不求人知，至不得已時，才敷衍幾句。至於他的德量。雍容而和厚，沒有是非之心，沒有威福的觀念，這都爲他人所不可企及的。尤有爲他人學習所不能的，那就是他的行持。

現在 大師圓寂了，這真是慧燈潛耀，佛日掩輝，我寫到這裏，不禁爲佛教前途，作甚深的憂懼！

章嘉大師圓寂後，筆者以其他因緣，未能參與喪葬，抱歉殊甚。十八日爲典禮委員會議決之檢骨日期，筆者幸得目擊其「萬千顆舍利」，不禁歡喜讚歎而五體投地。

按是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，亦即典禮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康克，典禮委員李子寬等諸位，自上午起已開始檢骨。檢得舍利甚多，有似珊瑚枝而上聯甚多小粒，有圓粒形，有聯珠形，最奇者，有一顆，圓形而有八輪。有一顆似佛珠圓形而有孔。有似粗珊瑚枝而難以名其形狀。顏色則以灰色最多，綠色較少，白色圓粒者，亦數十顆。心臟則似透明之海棉。下午二時許，在場人衆，敬觀舍利後，由諸法師們上供，典禮委員，受遺囑者諸

公分別公祭，用蒙藏委員會，特備迎靈專車，迎送至青田街，大生錫處上供，公祭，加以甘珠爾瓦大師之密宗念誦，於是此一迎接靈骨，乃告完成。

十九日上午十時，仍由上述諸位至青田街，再檢點未盡之舍利。此時，已將昨日檢出者，分別八碟，及一大玻璃缸，由各報館，攝影記者，一一攝影，以留紀念。聞典禮委員會，有公開陳列，供遠近信徒瞻拜之議決，倘能見諸事實，我想全體佛教徒，沒有一個不歡欣鼓舞的。

慈光常住

張道藩題

查佛學大辭典載：「舍利」應名「室利羅」或「設利羅」譯成國語，名「骨身」或「靈骨」。有白色「骨舍利」。黑色「髮舍利」。赤色「肉舍利」的三種顏色。金光明經捨身品曰：「是舍利者，即是無量六波羅密功德所熏」。又曰：「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，甚難可得，最上福田」。據此，則舍利之形成，乃「無量六波羅密所熏」而有，絕對不同於世間名位，有時可敬得而得，所以說，「舍利不可思議」。舍利既由六波羅密所熏而有，章嘉大師有此萬千顆舍利，則章嘉大師已多生多劫修行無量六波羅密，則章嘉大師之因行，亦不可思議。直得作我們的領導與模範。

章嘉大師，是菩提樹的名譽社衆，菩提樹擬出專刊爲紀念，來函徵稿，因將目擊檢取舍利情形，公諸大衆，我想讀者諸君們一定是歡迎的，但時間倉促，不及作文字上的修飾，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。